



北岳诗库

孔令剑
— 主编 —

时 间 之 上



ZHAO JIANXIONG
WORKS

赵建雄 ————— 著



生，是春天
死，是冬季
我们活在，生与死的
夹缝里。这短短的夏与秋
五色纷呈，七彩各异
我们，应该感谢
时间的馈赠
生命的美丽
活在这一本字典里
一生，只是一首受伤的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WUJIUJI LITERATURE & ARTS PUBLISHING HOUSE

时 间 之 上



ZHAO JIANXIONG
WORKS

赵建雄—————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之上 / 赵建雄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8

(北岳诗库 / 孔令剑主编)

ISBN 978-7-5378-5660-7

I. ①时… II. ①赵…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3031 号

书 名: 时间之上
著 者: 赵建雄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李建华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 156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660-7

定 价: 3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策划人语

“诗歌出版”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重要传统。前有“黑皮诗丛”，后有“天星诗库”，皆为中国当代诗歌杰出诗人之重要出发地。更有“外国名诗珍藏”，如今依然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所珍赏。

“北岳诗库”赓续如此光荣传统，其目光聚焦山西诗歌这一繁盛沃土，其旨在于不间断展示山西诗歌创作实绩，更瞩目为山西诗人造一清静小园。

“北岳诗库”，是我们探求共建共享出版模式的开端。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祈愿“北岳诗库”，如恒山一般，巍然耸立。

续小强

2018年2月2日

时间是每个人的十字架。

——亨利·查尔斯·布考斯基

时间之外，一切终将归于虚无。

——让·保罗·萨特

让我们诗意地生活

(序一)

◎杜学文

赵建雄在他的新诗集《时间之上》的后记中写道：让我们诗意地生活。因为，“诗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灯塔，是人类语言智慧的闪光。诗歌也是人的精神滋补。好的诗歌能抵达人的心灵，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成为人们前行的烛光。”这是诗人对诗的理解，也是诗的价值所在。

诗是怎样产生的？它与人类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意义？这好像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讲，这似乎与人的存在、价值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当人类的第一首诗出现的时候，它当然是语言的，但更是情感的。人类能不能没有诗，或者不用诗来完成诗所能够完成的使命、承担的价值？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如果假设人类可以没有诗，就把人类的生命存在同化于其他生命体。人类之所以是更高级的生命存在，并不仅仅因为人类具备了比一般生命更高的智慧、能力，同时也因为

人类具备了比一般生命更丰富多样的情感表达方式。就智慧与能力而言，在许多方面人类并不一定就比其他生命更高级。比如飞翔，人类不可能比鹰飞得更高更远，甚至也不可能比家禽飞得更好。人类之所以能够“飞翔”，必须借助飞行器，而不是自己本身。人类也不可能具有比海底生物更强的潜水能力。即使是借助于潜水器，或者最先进的潜艇，也只能是有限的。所以，单纯就能力与智慧言，自然界有很多生物远比人类高明。与它们的某一方面相比，人类只能是低能儿。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高级生物，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能力与智慧方面，人类虽然并不具备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某一种能力，但是，人类具备了一种综合性能力——就是可以把各种相对低或者自己本身并没有的能力协调组织起来，形成高于一般能力的“能力”。这使人类能够达到一般生物达不到的境界。比如，人类虽然不可能比鹰飞得更高更远，但是人类却能够制造各种飞行器，包括宇宙飞船，帮助人类飞向太空。这是任何鹰都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人类所具备的特质，主要是作用于物质的，或者说外在存在的。人类之所以成为比一般生物更高级的存在，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人类具备了能够表达复杂情感的现实性——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情感深度的可能性。比如，人类可以呼喊，这可能是表达情感最基本、最初级的方式，其他生物似乎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除此之外，人类还可以用复杂的语言方式、丰富的艺术形式，包括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这种表达由于具体的个人所拥有的生活经历、教育方式、物质条件，以及天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复杂性。具有更好基础的个人，可能其表达的形式

更动人，更具有魅力，更能触动人的灵魂。相对于前面所述之综合性的能力而言，这种情感的表达能力更主要的是作用于内心的，或者说精神领域的。在诸多的情感表达方式中，诗是最便捷、最精确、最具普遍性与深刻性的方式，因而也是最有价值的方式。其与人类的存在言，具有一种根本性意义。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人类没有诗，就使自己的情感表达受到极大的限制，或者说陷落。因此也就使人类失去了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质。从某种意义言，如果没有诗，人类很可能陷落为与其他生物一样的存在。这样的判断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实际上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当生命存在面对给予自己存在的大自然表达出深沉的感慨时，雄狮可以长啸，飞鸟可以啁啾。这大概就是它们最美好的表达方式了。但是，我们的先祖却这样说，“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种抒发是其他生物无论如何也难以企及的。其中的高下也是极为明显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诗是怎样塑造了人类，并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人类没有诗，也就不是人类了。

这就是说，对于人类而言，其生命存在状态不论是怎样的，其中必然包含诗的成分。而且，这种包含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的、包装式的，而是本质的、不能或缺的。“让我们诗意地生活”，就是要唤醒在现代化大潮冲击下的人们，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本真，不要陷落到物质的迷狂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渐对技术产生了依赖，而对自己作为人的“本性”的情感产生了遮蔽，人文的、精神的、情感的东西被日益凶猛的物质欲望所冲击。现代化，这一对人类来说又爱又恨的现实，正在与人类的理性、良知进行着一场

异常特殊的博弈。一方面，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可以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更便捷、更多样、更丰富。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现代化也使人类本来具备的人文情怀蜕化。人们似乎更重视外在的获取，希望占有更现代的各种工具、设备享乐。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使人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人，逐渐演变成一种数字符号，演变成条码。现代化又可能使人异化为一种物质意义的技术。在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公共的、私人的，空间的、时间的，外在的、内心的等等时，人怎样才能找回自己？用什么才能使人回归到人的状态？我们并不绝望。因为我们还有诗。所以，赵建雄重申，“让我们诗意地生活”。由此看来，诗歌实际上不再是诗歌，而是拯救人类的一种可能。

赵建雄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内心感受，另一类是他所抒写的关于个人存在与社会的表达。而这两种实际上又可以归纳至人的生命状态的表现之中。在赵建雄的《时间之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诗人对自然感受体悟的作品。这仅仅从其诗作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来。如《从冬天到春天》《孤傲的夏天正在来临》《今夜，我面对一棵小树》等等。在这些诗作中，诗人显得惆怅而多情。其中暗含着对于生命的某种忧伤，以及来自生命内里的温暖。当春天悄悄地来临的时候，敏感的诗人们察觉到了大自然隐秘的变化。“寒风累了，气息奄奄”。这是深冬的渐退使曾经肆虐的寒风不再。而大自然中的生灵也在发生着变化。“鸟儿改变了翅膀的方向，朝北歌唱”，“所有的绿色已经怀孕，蠕动胎盘”等等，这些都是在春天即将来临时被诗人感受到的蕴含着生命律动的自然。不过，如果诗人仅仅局限在对这

种感受的表达上，可能会使自己的诗处于一种简单平面的状态。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炕头上，老母亲盘腿而坐，她说 / 门开着吧！五九六九，该去河边看看”（《从冬天到春天》）。诗中，老母亲的出现使大自然生命的内涵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就是说，这种从冬至春的演变并不仅仅是类似于鸟、草等生命能够感受到的，而是包括具有自然灵性的人类生命也同样能够感受到的。重要的是，这种感受并不是来自于人的瞬时知觉，而是源于人类在漫长文化积累中形成的认知。《今夜，我面对一棵小树》似乎描写了寒夜中诗人“我”在对“小树”的观照中产生的生命体验。这就是由于“在瑟瑟寒风中挺立”的小树与同样在寒风的暗夜中孤坐的诗人产生了某种生命的共鸣。诗人在这种观照中把小树幻化为“人”，“给我灿烂的笑，如同夜空的妩媚 / 跟我说着悄悄话，敞开心扉 / 夜色轻柔，月光是它舒长的臂”。因而，即使是寒夜，“我的幸福潜滋暗长”。因为有了小树的存在，使诗人生命状态发生了改变、升华。那种由寒夜而来的晦涩、压抑、孤独被小树的出现打破了。当个体人的生命与客体树的生命产生了同感交融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在另一些诗中，赵建雄表达了自己对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充沛诗情。其中一些尽管诗人表达的起源是某一事件，但似乎也可以看作与爱情有关，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达”，比如他关于“桃花”的一些诗作。又如《再致梨花》，显然与诗人参加某地的梨花诗会有关。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诗人关于诗会的一次写作。但是，在诗人表达的关于梨花的诗句中，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超越具体的梨花之外的对爱的倾诉。“可是，梨花，你不是一朵 / 你这一片一片地开，一

片一片地合 / 我不知道，哪一朵与我心心相印 //……你跳跃成枝头灼白的火焰 / 张扬出空中一层层温暖的白云 / 我只想躺在你怀里，泪水盈盈”。在《端午致屈子》中，赵建雄表达了对远去的诗人发自内心的追念。“今夜注定无眠。我站在孤寂的夜空下，遥望南方 / 陪伴我的，是自南而北的风，还有清凉的月亮 / 月是残缺的半圆，一半挂在空中，一半挂在汨罗江畔”。作者追思诗人内心的辽阔，“正如你的祖国”，感受诗人的爱“如此博大”，“流淌了两千三百多年”。在这时间与空间的交融之中，一位伟大的诗人终于钙化“成一座永久的诗碑。楚山湘水，图腾璀璨 / 你曾经绝望的宇宙天空，信念和光明，繁星点点”。赵建雄似乎要与不朽之诗人对谈，要完成这位永恒诗人内心的愿念，并告诉伟大的屈原，曾经的绝望已经转化为今天的信念。两千多年前诗人的精神血脉仍然在今天的诗人身上流淌。

关于怀念屈原的诗，亦可说汗牛充栋。如何在这样的诗歌语境中别出新意，是对诗人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考验。实际上，就赵建雄言，他的诗所写之客观对象均不鲜见。稍一不慎就可能落入窠臼，成为无意义的话语重复。但是，我们读赵建雄的诗，毫无疑问仍然能够体验出某种新鲜的意境，表达出触动人心的内涵。我以为这种艺术魅力主要源于这样几点。一是赵建雄的语感极好，可以说意象翻新，异彩纷呈。他在不自觉中把人们熟见的事物以极具个性化的言语表达出来，且自然贴切，毫无做作之处。以对屈原的追念言，赵建雄写道，“你依然端坐江底，灵魂早已钙化 / 成一座永久的诗碑”。赵建雄没有简单批判什么，指斥什么；也没有轻薄地赞美什么，歌颂什么，而是在诗中注入了个人的某种思考

与体验，并转化为语言的意象。他不是说屈原沉入江底，而是说屈原“端坐江底”；不是强调其肉体的消逝，而是塑造其精神的“钙化”。这种意象的运用是非常具有诗意并体现出某种深意的。赵建雄的诗似乎也在不经意之间追求一种超越具象的哲理意味。在很多地方，他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矛盾统一体。在表面的矛盾中揭示出内在的统一。同时，他也努力把自己感悟的事物、意象置于一种时空的背景之中。这一点也许是他有意为之。当我知道他的新诗集名为《时间之上》时，有些困惑。不懂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颇具玄理意味的书名。而当我阅读了他的诗后，非常突出地感到了他的诗中关于时间意义的存在，以及弱于时间的空间感的追求。这就使他的诗具备了一种立体的美学效应，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当然，我还不能说，他的诗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与普遍性。我只是说，在他的诗中已经表现出具有这种品格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不能对他的创作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我相信他具有能够超越一般诗歌的创造力。总的来说，他的诗超出了我的预期，并且具备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可能性。他的诗也可以让我们非常具体地感受到，正是因为诗的存在，才使我们能够表现出生命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我们的情感，那种隐秘的、潜伏的，但却是真实地、强烈地存在的生命状态才焕发出原本的意义与价值。所以，让我们诗意地生活！

2017年2月26日

（杜学文，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著名评论家。）

时间之上：新诗的生命线

（序二）

◎马晋乾

与青年诗人赵建雄相处近二十年了，我对他对新诗追求的程度也是逐渐认识的。最初的感觉是他对诗很投入，虽然与我已经很熟悉了。他无论来我这里，还是与我电话、短信、微信联系，从来没有诗以外的事情，仿佛诗就是他生活的圆心，生活就是围绕诗旋转。后来知道他有自己的诗歌理念，那是2010年春，他的第一本诗集《零度左右》出版后，正如这本诗集的书名所昭示的，他追求的是诗的真实、客观、自然、不随风。原来他在用作品践行自己的诗歌理念。而我对建雄的真正认识，该是止于这本即将付梓的诗集《时间之上》。正如他在这本诗集的“后记”《让我们诗意地生活着》中所言，“作品是否具有勃勃恒久的生机，也许时间，也只有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裁判”，原来诗人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跨上时间的骏马流传下去的这个理想。

让作品能够流传，本来也是古今文学家共同的理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述及，“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它看重“立言”，就是看重生命的“不朽”，说白了，就是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期望通过自己作品表达的善美的思想情感保存下来，能使自己的名声也随其传之久远，即以作品价值的永恒赢得生命价值的永恒。文人的这一追求之所以也被历代社会推崇，也是因为它能使个人与社会实现双赢，即作品中所蕴含的鲜活的思想感情，既有利于人的心灵的智慧与健康，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像春天的田野，总是欢迎每一粒种子都能充满自信，勇敢地冒尖、出头，在田野自由、平等的环境中，让它们为各自生命的价值竞争。正是这种鼓励、扶植个体生命价值的大自然，却使大自然总是充满勃勃生机，到处是芬芳、丰硕、繁荣。所以，诗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作者必须以它能够流传为理想。能够流传的诗，一定是读者喜欢的诗，因为只有一代代读者，才是传送诗的时间骏马的“马路”。所以，只有被当今读者喜欢的诗，才有可能被一代代读者喜欢，才有可能在实现诗永恒的价值的时候，实现诗人生命的价值，使诗人“不朽”。这，也许正是青年诗人建雄生活的真正“圆心”。

但是，当今诗坛的那些诗能流传吗？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所谓读者，就像棋牌馆的看客，实际上就是等着“上场”的作者。虽然诗报、诗刊、诗集出版不少，却是报刊亭不卖、图书馆不进、大小书店不要，这就出现了一种怪状，被视为“国家最珍贵的宝石”的诗，竟成了一种最没有价值的劳动：不少诗报诗刊为了能生存下去，给作者发表作品不

付稿酬，有的甚至要求作者自购样报样刊或支付版面费；一些诗选本选诗更是以要求作者购买一定数量的诗集为前提，而作者的诗集在自费出版后大多没有销售渠道，也只能靠送人“发行”。想想，这样的境遇，这些诗，谈何流传？根本就没有上“马”。当然，也不能说当今诗坛就绝对没有好诗，只是由于它数量不多且埋没在这些大量的不被读者喜欢的诗里，没有读者会为读到一首好诗去“沙里淘金”。面对当今如沙滩的诗坛，诗人建雄把应有的诗歌理想作为书名，亮亮堂堂地放在封面上，我不认为他只是把它作为座右铭在时时警策自己，同时也是在向诗坛敲响警钟：没有读者的中国新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诗必须有读者，才能够跨在时间的马背上流传下去，才会有生命。否则，再多的出生也都是死亡。

那么，当今的新诗为什么没有读者？我认为，诗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一些与此相应的所谓“先锋”理念，都有问题。

脱离现实，是当今许多新诗的主要问题。因为读者生活在现实中，最需要的是从诗中获得对他们现实生活的关切，获得像“心灵之火”般的诗，能“点燃、温暖、照亮”他们的心灵（列·托尔斯泰）。但当今诗坛鲜有这样的诗，更让人奇怪的是，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读者的思想、价值观、社会观、时空观也在变化，我们不仅看不到表达对这种变化的感受和思考的诗，甚至竟出现了诗人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强力拆迁、司法不公、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的集体沉默。而我们看到的“主流诗”，则是如梦呓般的，让人不知所云的晦涩诗。读者远离它，是远离它对精神的折磨。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对这种远离读者需求的诗，竟有诗人说，对诗歌好不好的判断“主要依赖有专业水准的

那一批人，而不是大众”。还有诗人竟然擎起了“不迎合市场”的旗帜。诗的市场在哪里？当然是读者。原来这些晦涩诗的理论家和作者，心里本来就没有读者。面对这种“主流诗”，著名诗歌理论家臧棣先生则教导读者：诗“读不懂没有关系，先把它放在那儿，一个文本一旦能给你带来挑战，带来陌生感，这种异样的感觉本身就很好”（2013年6月30日《羊城晚报》）。这是只有像臧棣先生这样的诗歌研究者的需要，读者不是诗歌研究者，不是有闲阶层，只需要在诗中获得愉悦、感染和启迪。诗学理论任何时候都是多元共存的，但无论何种理论都应在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找到它的读者。否则，这理论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会使本该生长读者喜欢的诗的诗国的土地，更加板结。

当然，当今诗坛还有口水诗、下半身诗和惯性诗等，他们或为哗众取宠，或为达到某种私欲，因为它们明显离开了诗的善美本质，所离读者的需求也就更远。建雄的一首《诗人》，也许就是对这种乱象的嘲讽和抗议。这里不再赘言。

中国诗歌有现实主义传统，但也不乏浪漫主义作品。为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诗，应该是多样的。在我看来，无论是诗的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都源自现实，只不过是现实这面镜子的反光或折光，都不应该让读者如读天书一样感到迷茫、憋闷。比如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他的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虽然内容是游仙的，所表达的，仍然是他现实生活中不愿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逢迎权贵的思想感情，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格光辉，仍然是在烛照现实。诗是个人化的东西，是社会、生命、生活的自我启示，写它的目的是为

提升自己和读者的精神境界，如果不能让读者领悟，读者就不需要，就没有社会价值，自然也就没有经济价值。比如，建雄的《叛逆者》，“树梢上，鱼儿飞来飞去 / 鸟的翅膀穿上木屐 / 山体在云的怀抱里打颤 / 河流越过桥面，静静落泪 // 窗玻璃破碎。一张脸 / 探出来，嘴唇咬住时间 / 祈祷的声音很忙乱 / 自由被绑架在灰白的墙上”。这一首诗，并不难懂，从形式上看，是十分隐喻的；但从内容上看，却又是非常现实的。诗中他所表达的，是浪漫情怀背后对现实的反抗和“背叛”。所以说，诗和读者的关系也似鱼水关系：诗的读者可以是大众，也可以是小众，甚至是小小众，诗之鱼可以活在大江里，也可以活着小河里，甚至小溪里，就是不能没有水。不需要“水”的“鱼”或没有“水”的“鱼”，必定都是“死鱼”。

新诗在形式上的主要问题是不讲格律，即读者普遍认为新诗不是诗，写作无难度，只是“分行的散文”。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旧体诗词重又热闹起来的原因。我认为，新诗的散文化问题与新诗又称作自由诗有关，实质是如何看待新诗“自由”的问题。我始终认为：“中国新诗的诞生是中国诗歌变革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因为在这之前的所有变革，都需遵守共同的格律。共同的格律如统制模型，无论诗人有怎样的生活感受，诗的内容是多是少，都必须在这模型里接受或压缩或膨胀的酷刑。新诗的自由是诗人可根据每首诗的内容自由地创造适合每首诗的格律，就像绿色生命的每一株树每一棵草每一根藤，或高或矮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甚至枝的分布与朝向、叶的大小和疏密、花的色彩和形状，都是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的‘这一个’，是生命的完美造型”。可